

常新港 | 心灵成长小说系列

CHANGXINGANG
XINLINGCHENGZHANGXIAOSHUOXILIE

树叶上的 的 兄弟



常新港 著

Shuyeshang
de
xiongdi

兄篇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BEI CHILDREN'S PRESS

常新港

心灵成长小说系列
CHANGXINGANG
XINLINGCHENGZHANGXIAOSHUOXILIE

树叶上的 的兄弟

兄弟篇

常新港 著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树叶上的兄弟. 兄篇 / 常新港著.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7

(常新港心灵成长小说系列)

ISBN 978-7-5353-5203-3

I. ①树... II. ①常...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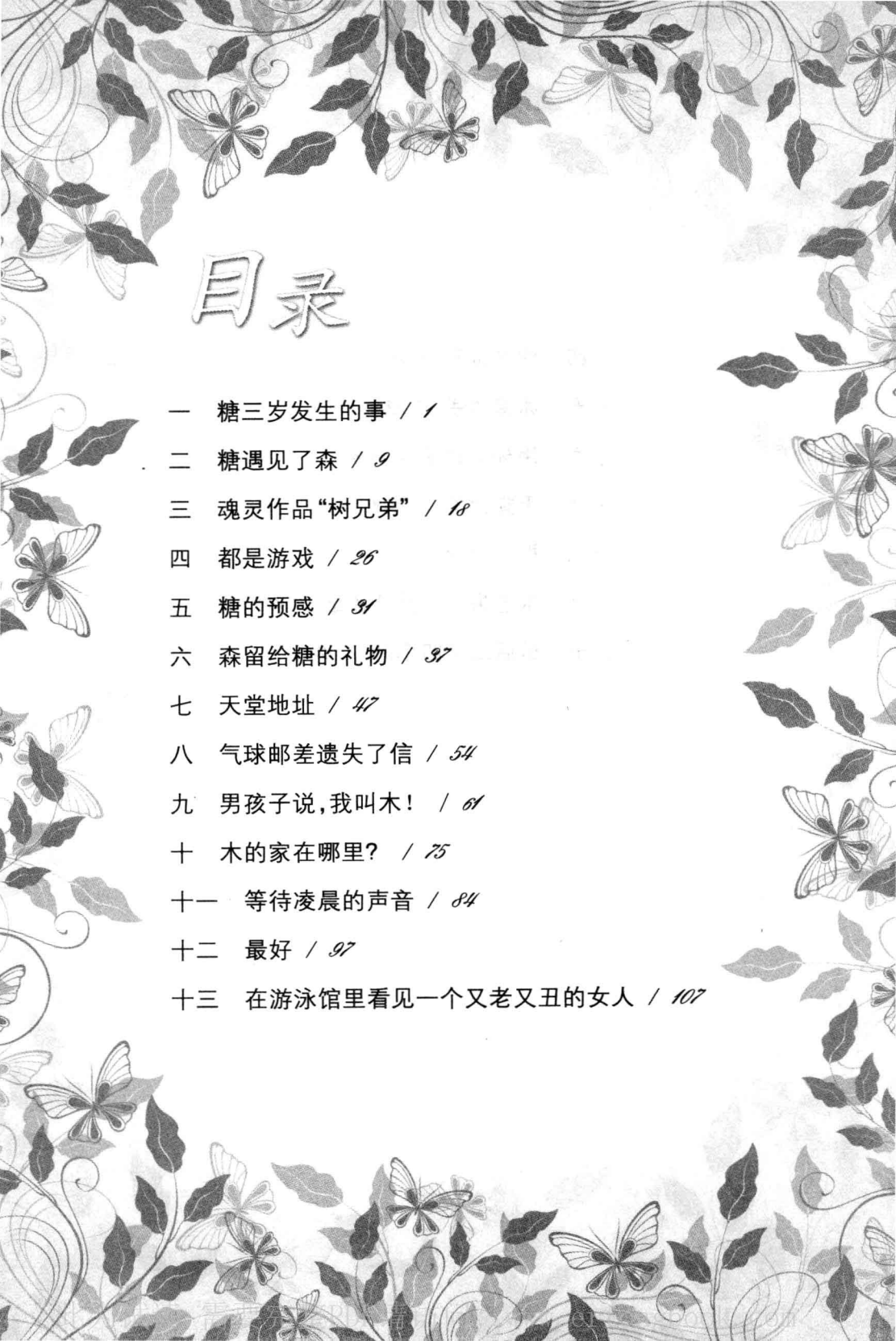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1905 号

书 名	树叶上的兄弟(兄篇)		
©	常新港 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	(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 址	http://www.hbcp.com.cn	电子邮件	hbcp@vip.sina.com
承 印 厂	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张	12	字 数	80 千字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80 毫米×980 毫米	开本	16 开
书 号	ISBN 978-7-5353-5203-3	定价	18.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Nei rong jian jie*

两个看似智障的男孩子糖和森成了好朋友。一枚用黄树叶做成的书签“树兄弟”成了两人的最爱。但是，森因为不能治愈的病离开了糖。糖在生活中品尝了孤独和歧视。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一个叫木的男孩子出现在糖的生活中。木的生活习惯和爱好都跟森很像，更奇怪的是，木也像森一样懂得糖。新结识的朋友让糖的日子变得明亮而又愉快起来。终于有一天，木被糖认出来了，木就是森的魂灵。结果，被识破的属于另一个世界魂灵的森只能在人世间跟糖生活短短的一日。那是快乐无比的一日。在这一日里，他们玩遍了一个童年孩子该玩的所有东西。森到了再一次离开糖的时候了，糖不想让森离开他。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改变。糖看见木盒子中的“树兄弟”只剩下了一个，森永远不在了。糖算了一下，森从天堂来到自己身边，整整一百日。



目录

- 一 糖三岁发生的事 / 1
- 二 糖遇见了森 / 9
- 三 魂灵作品“树兄弟” / 18
- 四 都是游戏 / 26
- 五 糖的预感 / 31
- 六 森留给糖的礼物 / 37
- 七 天堂地址 / 47
- 八 气球邮差遗失了信 / 54
- 九 男孩子说,我叫木! / 61
- 十 木的家在哪里? / 75
- 十一 等待凌晨的声音 / 84
- 十二 最好 / 97
- 十三 在游泳馆里看见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 / 107

- 
- A decorative border surrounds the central text, featuring stylized leaves and butterflies in various poses, some in grayscale and others in a light, sketchy style.
- 十四 你是谁? / 118
- 十五 冰凉的手 / 126
- 十六 用牙齿说话 / 136
- 十七 天堂回信 / 143
- 十八 祝福 / 155
- 十九 木遗失的一页草稿纸 / 163
- 二十 最后二十四小时 / 174



NO.1

糖三岁发生的事

一个热爱自己童年时光的男孩子，被大人误以为是白痴。从此，在这个男孩子童年的天真烂漫的幻想小屋里，就飘进了凉凉的白雪。

他叫糖。他的名字只有一个字，是我们多少个世纪以来都认识而又熟悉的字。

当另一个名字中同样拥有一个字的男孩走进糖的生活时，我们所说的不寻常的故事才真正开始。

糖三岁之前，都一切正常。他跟天下所有的男孩子一样，吃奶、咬手指头、咧嘴哭、淌鼻涕、蹬腿、尿床、放屁……真的一切一切都正常，谁也看不出糖跟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

糖说话晚。晚到他三岁时，才会一个字一个字地间隔很长地喊妈——妈，不会喊爸爸。糖喊妈妈的样子就像是妈妈是从他嘴巴里突然间跳出来，而爸爸却在跟他玩捉迷藏，在他肚皮里睡着了。回忆那时候的情景时，糖的妈妈和爸爸也不想说话了。他们怀疑儿子糖是那种白痴。这还不算，糖走路也晚。到

糖三岁时，他才能借助流行的学步车走十几米，而且是走走停停。他似乎不用学走路，就能顺利地生活一辈子了。

爸爸几乎用哀求的口气说：“你走啊，朝前走啊！三岁了不会走路，这可怎么得了啊！”

糖站在学步车里不动，垂着头。等大人走近他，想知道他在干什么时，却发现他正软在学步车里打瞌睡。

糖的爸爸最后决定，给糖做一个彻底的检查，看看他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们抱着糖在医院长长的走廊里等候了足足两个小时，才走进了专家诊室。可是糖第一眼看见那个医生时，就笑起来。他一笑，倒把爸爸和妈妈笑愣了。因为糖从没有这么开心地笑过，而且声音还这么大。过去糖也笑过，从没有声音，只是咧一下嘴巴而已。

糖的爸爸和妈妈就去观察能让他们的儿子糖发出响亮笑声的医生。这个医生站起身，站到窗前，用一张很白很白的面巾纸擦脸上的汗。从他上班到现在，他连一口水都没喝上。什么是专家？受欢迎的专家就是你一出现，你的时间就不属于自己了。

医生的个头很高，头形很扁，整个人看上去像是一把立在地上的锅铲。在糖的眼中，走在医生身边的人，就像是一个个长圆形的正待被人炒熟的鸡蛋。

当糖的爸爸和妈妈还判断不出这个长相很怪的医生像什么时，儿子糖喊出了他出生以来最陌生的词：“鸡蛋！”



糖的爸爸和妈妈连忙在医生的诊室里寻找鸡蛋。没有鸡蛋。糖的爸爸妈妈觉得儿子糖是想吃鸡蛋了。接下来的事，是妈妈继续抱着儿子糖，爸爸匆匆穿过医院长长的走廊，奔出医院大门，去街上买鸡蛋了。爸爸买回鸡蛋递到糖的手里，糖把鸡蛋丢到了医院的水泥地面上。爸爸说：“儿子，这就是你要的鸡蛋啊！”

糖指着长着一张大圆脸的爸爸说：“鸡蛋。”

爸爸把脸凑过去，跟糖脸对着脸：“爸爸，叫爸爸，我是爸爸。”

糖说：“鸡蛋。”

爸爸的口气变得粗暴起来：“喊爸爸！我是爸爸！”

糖的口气也粗暴了：“鸡蛋！”

锅铲一样的医生把糖的爸爸拽到自己身后，自己来到糖的面前，跟糖脸对着脸，也不说话，只是看着糖。

糖又大笑起来。

医生回头对糖的爸爸和妈妈说：“这孩子很有意思。”

糖的爸爸不解：“你说我的儿子很有意思是什么意思？”

糖见爸爸在说话，就喊道：“鸡蛋！”

医生忍不住，也笑起来。

可是糖的爸爸笑不出来。糖的爸爸没法让自己笑出来。这话传出去很丢人的，自己的儿子三岁了还不会叫自己爸爸，只会叫鸡蛋，这爸爸当得很丢人，太丢人了。糖的爸爸这么一想，心里就有了一股气，想撒出来。其实，他肚皮里的这股气憋了

快两年了。就算儿子比别人说话晚，喊爸爸晚，一岁多了，总该会说两个字吧，再说了，爸爸这两个字也不绕口，舌头不会打弯的人都会说出来啊。喊爸爸的难度系数能比喊妈妈高多少？

糖的爸爸这么想着，就把锅铲医生扒拉到一边去了，自己站到了儿子前面，对着糖的脸，指着自己的脸喊道：“叫爸爸！”那口气不像是对待儿子，倒像是面对着仇人。

糖的妈妈在一旁说：“别这么跟儿子说话，别把他吓着了！”

糖的爸爸见糖的妈妈这么劝，反而火大了，肚皮都快气爆了：“叫爸爸！”

糖从没见过这场面，也没见过有人这么大声地跟自己说话，他吓得两眼一眨巴，浑身一抖，呆呆地看着面前的人。

糖的爸爸指着自己的鼻子，给儿子下了一道最后通牒：“叫爸爸！”

“鸡蛋！”糖说。

“啪！”一声，儿子糖的脸上就挨了一巴掌。糖的妈妈在一边噉一声叫起来，像是自己的脸上挨了一巴掌。周围的人都愣住了。

糖没哭。这更令人吃惊。糖的妈妈摸着自己儿子的脸，一个劲地说：“打坏了吧？把儿子打坏了吧？怎么连哭都不会了？我儿子连哭都不会了！你哭出来，儿子，你哭出来啊！”

糖的爸爸表情复杂地看着儿子，揉着自己的手，感到自己的手又痒又疼。



糖看着爸爸，再一次吐出两个字：“鸡蛋！”

糖的爸爸感到自己的手不痒了，剩下的都是疼了。他心里也在疼。尤其是不敢轻易看糖的眼睛，跟儿子的眼睛一对视，他就紧张，打儿子的那只手就疼。

糖的妈妈问锅铲医生：“你说实话，我的儿子有问题吗？”

锅铲医生认真地说：“他很正常。”

一家人要离开医院时，糖的妈妈要求锅铲医生把他们送到医院门口，其实是想让锅铲医生多看儿子几眼，因为糖看见了锅铲医生，他的脸上就有了欢乐。锅铲医生非常理解糖妈妈的心情，就热情地把糖和糖的一家人送到了医院大门口，在糖和爸爸妈妈转过街角时，锅铲医生还举着一只手，不停地摇着。

在锅铲医生没从糖的视野中消失时，糖一直在乐。可是妈妈抱着糖一拐进另一条街，锅铲医生没了，看不见了，糖的嘴巴就闭上了，两只眼睛就朝上翻，看天。糖的爸爸就跟在他们身后，拉开一定的距离，远远地跟着。

糖的爸爸觉得糖不是自己的儿子，像是一个跟自己有仇的怪物。

吃饭时，爸爸对糖说：“再吃一点。”

糖不吃。

妈妈说：“糖，吃一点吧。”

糖就吃一点。

爸爸赌气地说：“别吃了。”

糖偏偏就吃，一边吃，一边用眼睛瞪着爸爸。爸爸说：“我看不见你心情还好一点。”他说着，躲进自己的屋里去了。

有一天，糖的爸爸在卫生间刮脸，把脸刮干净后，觉得自己的脸很像一种东西。他自己又不愿意确定，就把糖的妈妈叫进卫生间，问道：“你看我刮完脸，脑袋像什么？”

糖的妈妈歪头打量着糖的爸爸，说道：“鸡蛋。”

“真的像鸡蛋？”

“确实很像鸡蛋。”

“糖没说错？”

“儿子的眼光很独到啊！你没刮脸的时候，他就看出你的胡子里藏着一个鸡蛋！”

糖的爸爸和妈妈都要上班，就把糖送进了幼儿园。在幼儿园里，糖的老师是一个胖乎乎的把头发梳得很光的阿姨。阿姨的体形看上去两头尖，中间圆。糖第一次见到胖阿姨时，眼睛一直落在胖阿姨光溜溜的头发上，她头顶上稀疏的头发被发乳粘贴到头皮上，不论什么时候看上去，都像是刚刚从水里钻出来一样。

糖是带着幻想进入幼儿园的。他觉得幼儿园应该跟动物园没有区别。糖去过许多动物园，也见识过许多动物。现在，糖只不过是又被领进了一个动物园，又要看见新动物了。

糖对跟自己长得大致相同的动物们（小朋友们）不感兴趣。让糖感到有兴趣的只有胖阿姨了。在糖的眼中，这个胖胖的阿



姨就是一只大动物。

糖从心里一直盼望着胖阿姨能有什么精彩的表现，比如说像猴子那样上树打秋千抓痒痒，像黑熊那样伸懒腰叭哒嘴巴，或者像老虎打哈欠要吃肉那样等等等等。

糖没等来胖阿姨的精彩表演，却等来了胖阿姨的命令：“今天每人要画一张画。”

糖看见胖阿姨拿出了一张事先画好的一幅画，是向日葵。然后，胖阿姨在每个小朋友面前放了一张纸和三种颜色的蜡笔。

胖阿姨说：“我要看看，今天谁画得最好！”

糖没动，也没拿桌上的蜡笔。他只是盯着头发紧贴头皮的胖阿姨，他还在固执地等候胖阿姨的表演。

胖阿姨对糖说：“糖，看什么呢？画向日葵！”

糖把面前的三根蜡笔折断了，一根都不剩。然后，把手伸到旁边的桌子上，把另一个男孩子的两根蜡笔也折断了，惹得那个男孩子用女孩子的声音哭叫起来。

胖阿姨看见了，嗓门儿很高地说：“糖，你在干什么？大家都在画向日葵！你把蜡笔都吃了吗？”胖阿姨低头看见了地上的碎蜡笔了。

糖看着胖阿姨，伸出手把面前的那张白纸抓在手里，擦了鼻涕。糖的这个举动把胖阿姨惊呆了。胖阿姨跟糖的妈妈说：“糖不听话，是个很不听话的孩子。”

糖的妈妈问胖阿姨：“糖说话影响别人了？”

胖阿姨说：“糖不说话。我很少听见糖说话。”然后，就把糖的行为描述了一番。糖的妈妈只会张着嘴说：“是吗？是吗？是吗……”

那天，胖阿姨领着班上的小朋友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大多数小朋友都是第一次看见大大的游泳池，脸上都有了紧张表情。胖阿姨大着嗓门儿讲解下水后的注意事项时，大家全都一个表情，听不进胖阿姨在说什么，都望着水发呆。糖也在发呆。

当胖阿姨换了游泳衣站到水池边上时，糖的脸上露出微笑。糖不出声地微笑时，没人看见糖在笑。

胖阿姨跳进水里，游了一圈后回到糖和小朋友站着的岸边，想要爬上来。糖看见胖阿姨一下子没上来，又一使劲，还没上来。胖阿姨第三次抓住水池边，朝上一窜，吃力地用胖肚子顶住了白色的瓷砖，没让身体掉下去，然后，像动物一样，摆动着身体一点点蹭到岸上，坐在那里张大着嘴巴开始呼吸。

糖大笑起来。整个游泳馆里只能听见糖一个人在大笑。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糖的身上。糖一边大笑，一边指着胖阿姨：“海豹！”

大家顺着糖的手指望过去，看了看水淋淋的胖阿姨，都忍不住笑起来。胖阿姨当时正把自己那少得可怜的头发拢到脑后去，身上胖胖的肉被水珠子淋出了光泽，就酷似海豹的毛。

糖看见了胖阿姨变成的海豹。大人们却忽视了糖的天才般的想象力。



NO.2

糖遇见了森

那时，糖还不认识森。

糖先认识的是一只被雨淋透了的狗。在说狗之前，还要再提一下糖的爸爸。糖的爸爸是一家大医院的麻醉师。别人都说，糖的爸爸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解除病人的最大痛苦。在专业上，爸爸做得非常成功，从家里不断有人送来鲜花上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一年四季都有盛开的鲜花，这在北方来说，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糖的妈妈每天都要侍候那些送到家来的各种鲜花，她收集了大大小小的玻璃瓶子，装上清水，为那些花制造一个家。爸爸站在屋里时，就像是站在鲜花丛里，每天都是爸爸的节日。

那场大雨太大了，把整座城市都给冲垮了。雨刚刚停下，糖就跑到大街上去了。他在一座旧楼的拐角处，看见了那只可怜的小狗。

狗肮脏得很。糖伸出手把它抱起来时，它身上难闻的味道差一点让糖把它扔回到大街上。

但是，糖还是把它抱回了家。

在爸爸和妈妈下班之前，糖给它洗了一个不彻底的澡。说不彻底，是因为它身上有好几处伤口，那些伤口在化脓和流血，水一流经那些伤口时，狗就发抖，就委屈地呻吟。爸爸一回到家，糖就让爸爸立即为狗解除痛苦。

爸爸说：“这可不行。”

“什么叫这可不行啊？你是麻醉师啊？”糖的表情看上去，完全是在指责爸爸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

爸爸看着地上的狗，心里想的是糖的爱心和愿望。所以，他让狗不再发抖，然后睡一个安稳觉。他给狗做了一顿美餐，还喝了一些高度的白酒。为了让狗把酒吃下去，爸爸把酒搅拌在美食里。

结果，小狗在第二天没有醒过来。它从来没享受过这么多的幸福，从它出生到现在，洗澡、爱抚、美食加上美酒。这幸福来得太多太多了。

爸爸说：“它是在幸福中死去的。”

糖说：“你是臭鸡蛋！”

糖的这句话评价了爸爸的医术水平。爸爸没生气，他接受了儿子糖给他下的定语，因为他看出糖此时此刻完全处在极度的愤怒中。

妈妈也问糖的爸爸：“它为什么会死？它在大街上饿着、淋着都没事啊？”



爸爸把糖留给他的愤怒转移到妻子身上了：“我已经说过了，它是在幸福中死去的。”

这时，糖的愤怒并没有结束，他冲着爸爸喊道：“连一只狗的痛苦都治不好，还治人。臭鸡蛋！”

爸爸一缩脖子，躲进自己的卧室里不出来了。

跟糖一起进了幼儿园的同龄小朋友都上了大班，糖还待在小班里。因为所有跟糖一般大的小朋友都在小班里学会了他们应该学会的东西，糖却学不会。糖的妈妈有点伤心地说：“让儿子继续上小班吧。”爸爸赌气地说：“糖到了一百岁，小班里该学会的东西他要是还学不会，我就还让他上小班！”糖的妈妈听见糖的爸爸这么说，干脆哭了起来：“糖都一百岁了，你还让儿子上幼儿园小班，你能活多大岁数啊！”

这一年，糖已经六岁。大多数孩子到了六岁时，都被家长送进了学校，所有的爸爸和妈妈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家的孩子聪明很多，所以，他们有一万个理由让自己的孩子提前上学。

糖在小班里，个头比别的小朋友高出半个头。糖就像猫群里的一条狗在散步。那个长得像海豹一样的胖阿姨还是糖的老师 and 阿姨，只不过她长得更像一只胖海豹了，天稍微热一点，她就出汗。糖心里一直想，胖阿姨就是生活在水里的动物，她为什么不待在水里，偏偏待在幼儿园里？

小班里又来了新的小朋友。这对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胖阿姨上课时，又让大家画那个快老了的向日葵。新的小朋友